

外国姑娘

桑切斯著

吴健恒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外国姑娘

〔乌拉圭〕桑切斯 著

吴健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lorencio Sánchez
TEATRO COMPLETO

本书根据 Librería "EL ATENEO" Editorial
Florida 340—Buenos Aires, 1951 年版选译出

外国姑娘

〔乌拉圭〕桑切斯 著

吴健恒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7,00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7-5327-1382-2/I·826

定价：11.7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前 言

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五六年九、十月间，我随中国艺术团访问了南美拉普拉塔河区的乌拉圭、阿根廷两国。九月在蒙得维亚停留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市立索里斯剧院。主人邀请中国艺术家与剧院的艺术家在正厅右面乌拉圭大剧作家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铜质胸像前合影留念，并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了桑切斯的生平和作品，说这位剧作家是乌拉圭和阿根廷两国民族戏剧最杰出的奠基人之一，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剧坛。我们辞别时，主人以《弗洛伦西奥·桑切斯全集》一册相赠，并说希望能把桑切斯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去。

十月，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翻阅当地报纸，看到当时有个剧院正上演桑切斯的剧作《母老虎》。阿根廷剧作家威尔弗雷多·希门尼斯^①把他刚刚上演过不久的新作《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激情》一册，写上热情的表示友好的题词送给我。这个剧以桑切斯为主人公，加上他的亲友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敷演成篇，表现了桑切斯一生的坎坷经历和他在戏剧艺术上的辉煌成就。

桑切斯是本世纪初的剧作家。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九五六年，他却依然活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人民心中，甚至成了新一代

剧作家为了纪念他而怀着激情写出的剧本里的主人公，他的剧作也依然占据着拉普拉塔河区的舞台。他为什么能如此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影响？这个问题刺激着我去读索里斯剧院赠我的桑切斯《全集》。我翻阅着他的一个个剧本，剧作家笔端展现的一个时代的典型环境与众多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把我迷住了，竟不揣学力不逮趁业余时间动手翻译起来，断断续续译出了《外国姑娘》等八个剧本的初稿。十年动乱一来，这个工作搁下了。最近才能把译稿重新翻出来作修改、出版，向我国读者和戏剧界介绍这位拉丁美洲的重要剧作家。

弗洛伦西奥·桑切斯于一八七五年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期就在乌拉圭外省小镇米纳斯学做新闻工作。他最早写出的题为“人民之声”的一组文章，登在米纳斯的一份报纸上，深刻地揭露了当地“经济行政会议”的内情并对之加以坚决抨击，这使得他笔下涉及的人物如临大敌似地对付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少年作者。

拉美各国上世纪初相继独立之后，不少国家经历了一段政局不稳的时期，乌拉圭也不例外。乌拉圭于一八二八年取得独立之后，两个敌对的统治集团组成了自己的政党。因佩带不同颜色的徽章而称为白党与红党的两个传统政党，长期为有权势的考迪罗^②所操纵，由于争夺政权常以兵戎相见。桑切斯由于家庭属于白党，一八九七年参加白党的军队，英勇地进行过战斗。但是，双方都为压迫人民而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教育了他，促使

① 威尔弗雷多·希门尼斯(1915—)：阿根廷著名剧作家，所著《幻想的破灭》、《窃梦者》曾拍成电影上映。

② 考迪罗：南美洲军事和经济地方势力的头目。

他超脱党派立场，写出了题为《一个胆小鬼的信札》的小册子，谴责考迪罗之流的野蛮残酷，喊出了“打倒高乔的偶像”的口号。

桑切斯得罪了权贵，在乌拉圭待不下去了，越过拉普拉塔河来到阿根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罗萨利俄作新闻记者谋生，生活极其贫苦。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阿根廷，有着与乌拉圭不同的面貌。上世纪中叶，在阿根廷长期进行独裁统治的罗萨斯^①被推翻，从此内战基本平息，政治上日趋安定，人心思治。阿根廷地处温带，沃野千里，地广人稀，政府鼓励欧洲移民前来进行垦殖。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工业不发达、农村又甚为贫困的国家里的农民也选中了政局比较稳定又有发展机会的阿根廷落户谋生。一批批移民的拥入，促使阿根廷经济出现较快的增长，城乡面貌也因之迅速改变。邦巴斯草原，萨米恩托^②笔下的渺无人烟、野牛野马漫游的荒野，经过移民的辛勤耕作，成了锦绣农田，小麦、玉米、亚麻子等产品迅猛增涨。一九一〇年，阿根廷跃居为当时世界上粮食出口的第一大国，成了有名的世界粮仓。畜牧业由于从欧洲引入优良畜种和采用围场放牧等新技术，也改变原来由高乔自由放牧的落后面貌。牛肉、皮革、羊毛等出口量，本世纪初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与此同时，阿根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尤其显著。从一八五二到一九〇九年之间，布

①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政界人物，曾于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五至一八五二年两度在阿根廷进行独裁统治。

②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社会学家。他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者之一，为建立拉丁美洲民族文学方面作出重要建树，他在文学作品中描绘高乔生活和潘帕斯草原风光。全集共五十二卷。他在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四年间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倍，达到了一百二十五万。这个往日的“大乡镇”，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巴黎公社失败后流亡拉美的革命者，意大利、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纷纷前来会聚于这个“南美的巴黎”，使它成为各种新思想的熔炉。

总之，本世纪初，阿根廷从一个封建宗法式的畜牧业国家，发展成一个具有先进农牧业的大商品生产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都有巨大增长。随着这种巨大变化而来的，是阿根廷城乡之间，锐意进取的外国移民和衰落的本地古老家族之间，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激烈冲突，迅速发展的大城市又出现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变革中的阿根廷，需要有高明的画师来描绘它的面目，好让人们能看到它本世纪初年的人和社会的剪影。来自邻邦乌拉圭、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里的桑切斯，就是一位这样的画师。

桑切斯在一九〇〇年之前曾为蒙得维的亚的“社会研究国际中心”写过一个短剧，但他的优秀剧本都是在一九〇二年以后写的。一九〇三年，他的名剧《我的博士儿子》经阿根廷著名思想家何塞·因赫涅罗斯和文艺批评家华金·德贝迪亚^①介绍给波德斯塔兄弟的著名剧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引起轰动。

桑切斯一举成名。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他穷困潦倒的境遇。在《我的博士儿子》上演成功为他举行的庆祝宴会过后，这位才华出众的戏剧家依然要为着解决生活问题，在利用

^① 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阿根廷著名思想家，著有《科学与教育》等书；华金·德贝迪亚(1878—1936)，阿根廷著名新闻记者与文艺评论家，著有《如是我见》等书。

他的成就与贫困致富的剧团和戏剧经理人的催逼下奋笔作剧。以后六年中，他虽然接连写了二十个高质量的剧本，但从中所得报酬无几。这位热爱生活的剧作家，说他自己“不知道如何克服的唯一困难就是怎么生活”。他一度甚至不得不利用从电报局捞来的电报稿纸写作。他的肺病日益严重。一九一〇年初，他去瑞士治病，途经意大利米兰时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关于《我的博士儿子》的首场演出，希门尼斯在他的《弗洛伦西奥·桑切斯的激情》一剧里通过几个使该剧能与观众见面的人物之口，对那次演出的意义作了如下评论：

因赫涅罗斯 你们意识到了这个时刻的重要性吗，先生们？民族剧坛终于确定无疑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德贝迪亚（点头）谈到我国戏剧的诞生，首先要说莱吉萨蒙的《云雀》，其次就是马丁·科罗纳多的《丑事》，最后，就是这《我的博士儿子》了。

赫·波德斯塔（饰剧中人奥莱加里奥的演员）《我的博士儿子》把所有不忠实的高乔戏剧一笔勾销了。

因赫涅罗斯 也把西班牙式的那种矫揉造作的戏剧一笔勾销了。

剧作家希门尼斯对《我的博士儿子》作出这么高的评价，是切合当时实际的。十九世纪初，拉普拉塔地区的民族革命作家以戏剧为武器，采用往昔印第安英雄人物反西班牙的光辉业绩，写出《图帕克·阿玛鲁》、《自由的阿劳科》等剧，传播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宗主国西班牙，民族戏剧

曾一度繁荣。阿根廷独立后，罗萨斯长期专政，许多进步的文学家和剧作家被流放出境，民族戏剧运动转趋低落。上世纪末，从欧洲特别是从西班牙来的剧团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性的舞台，上演他们自己带来的剧目，剧情和语言都同阿根廷的风俗和语言格格不入。阿根廷本国的民间流动剧团演出表现高乔生活的戏剧，为一般群众所爱好。一八八四年，波德斯塔剧团把艾德华多·古铁雷斯写的通俗小说《胡安·莫雷拉》改编成剧本，初以哑剧形式上演，后配上台词成为情节剧，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城市演出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其他的高乔戏剧中有例如高乔史诗《马丁·菲耶罗》的改编本，还有专门为舞台创作的高乔剧本。由于受到群众喜爱，最初由流动马戏团以哑剧形式来表演的高乔戏剧，以后有了专门供表演的固定帐篷，终于导致建立了正式的剧场。

高乔戏剧这一简陋的开端，因为来自民间而富有生命力，它终于在本世纪引来了拉普拉塔河地区民族戏剧的复兴。桑切斯加入民族戏剧运动的行列，和其他民族戏剧作家一道，把民族戏剧推到了发展的高峰。

智利文艺批评家托雷斯-里奥塞科，在他写的《拉丁美洲文学简史》中，把桑切斯归并在以“高乔文学”为题的一章。其实桑切斯笔下的主要角色，都不是印欧混血儿这种本来意义上的高乔，而是世代生活在邦巴斯草原、浸透了高乔风习的土生白人。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三部戏都以乡村为背景以土生白人为主人公。就他们粗犷的性格和突兀暴烈的行动来说，他们很像阿根廷与乌拉圭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高乔，他们也自称为高乔。但是，桑切斯的戏剧，比原来的高乔戏剧格调要高得多。在原来的高乔戏剧中，主人公是同法官和警察周旋的亡命之徒，是单

人匹马打败整个警察分队的绿林豪杰，同美国西部片一样靠惊险离奇的情节来吸引观众。桑切斯则高屋建瓴，表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拉普拉塔河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及其同封建主义的冲突，提出的是社会问题。

《我的博士儿子》一剧，桑切斯原来用的剧名是《两种思想意识》，是德贝迪亚在该剧上演之前建议改成这个更加形象化的剧名的。这是剧中人堂奥莱加里奥带着讽刺口吻称呼他儿子胡利奥的名字。这个剧中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资产阶级人生观这两种思想意识的冲突。

这个戏开场时，表现出的几乎是一首描绘封建时代景物和风习的田园诗。景，是乌拉圭乡下古老的庄园庭院，是遭到岁月剥蚀的殖民时代建筑式样的一角房屋。人物，是一家之主堂奥莱加里奥和他的妻子玛丽吉塔。

老奥莱加里奥认为天经地义的是，“这个家，只要我还活着，发命令的就该是我。”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封建秩序终归“好”景不长，老夫妇俩的“博士儿子”胡利奥就要来把这个秩序闹个天翻地覆。在奥莱加里奥眼里，这位在首都蒙得维的亚求学的“博士儿子”，受都市风习的熏染，已经变成了个不遵祖宗成法、不信天主、不敬父母师长的叛逆。他对胡利奥的思想和举止都看不顺眼，而胡利奥却又很自然地当着他父亲的面宣布：“这个时代，把您教育出来的那个时代的道德、习惯、生活方式，都过时了！”他认为用手拍拍自己的父亲，叫老爷子一声“朋友”，问一声好，就是对他父亲的爱的自然流露。他完全没意识到，他的一些举动，连老护着他的母亲也感到讨厌。奥莱加里奥发觉胡利奥假冒人家签名到银行提款，严厉训斥了他。由此引起父子间第一场尖锐冲突。父亲举鞭打了逆子，这是剧情发展的第一个

高潮。

鞭子，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是封建权力的象征和执行者。奥莱加里奥的父辈是靠着鞭子维护自身尊严和家庭秩序的。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父子之间的“代沟”是封建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之间的鸿沟，而不是那时光流得缓慢的封建岁月里两代封建脑瓜之间的细微差异。奥莱加里奥一鞭打下去，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加深了，而且失败的是封建一方。闹过架以后，奥莱加里奥携家进城治病。此时父亲又偏偏发现胡利奥玷污了他的养女赫苏莎，同时又在追求他老友的女儿莎拉，还振振有辞地说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比他父亲那套老规矩通情达理。老人又一次向浪子挥动拳头。戏进入了第二个高潮。

老人匆匆回乡，一气成病，卧床不起。然而他还惦记着失去了的儿子，最后表示只要儿子答应跟养女结婚，其他一切他愿意让步。胡利奥赶回乡下，在老人弥留之际给了他这个最后的安慰。

这个剧的结尾，是不是说明两代人的不同思想以妥协告终呢？这要由观众来回答。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既然胡利奥看清了他父亲的时代种种偏见的的不合理，在封建家庭里几次引起轩然大波，那么，即便他以后留在乡下，也不可能像他父亲那样生活下去了。他会把现代文明引到乡下，促进乡村面貌的改变。在现实生活中，拉普拉塔河区新一代的庄园主，很多就是这样行事的。这一点甚至成了这个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外国姑娘》(1904)一剧，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拉普拉塔河区乡村社会的巨变，冲突发生在破落的封建牧场主和代表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意大利移民之间。出身于阿根廷古老家族的牧场主坎塔利西奥，在庄园里按照老办法饲养些牲畜，在镇

上消磨时间，靠玩牌要钱过日子。这个性格豪放但“对银钱上的事儿不大在行”的高乔牧场主，从来没想到时代变了，生活方式也要改换。他那既有新思想又很能干的儿子普罗斯佩罗（意为“繁荣”），问他要庄园的土地改营农业，他不答应，反而认为儿子“把自己卖给了外国佬”。

他厌恶的外国佬是邻近他牧场的意大利移民尼古拉一家。他们勤奋节俭，户主老尼古拉还十分精明。坎塔利西奥欠他的债不能清偿，最后只得把房产和土地全部押给尼古拉抵债。这个老高乔落得寸地无有，片瓦无存，只有空空悲叹原来属于他家的一大片草原，“这从古以来”的大好牧场，给“这帮外国佬”抢去改成了耕地！

作者连续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坎塔利西奥破产之后，本想躲到“看不见外国佬的地方去”，在深山老林里搭个小窝棚，同“至少是土生土长的”狐狸为伍。可是事与愿违，他干卖牲口给外国佬的活儿，给移民赶牲口到了老家附近，身不由己回到老家。然而眼前景物全非，旧宅成了一堆瓦砾，新主人正在建造新房，还要修建花园、果园和牛奶场。他熟悉的東西消失殆尽。最使他伤心的是，屋前那棵阿根廷所特有的象征古老的高乔传统的翁波树，也快要锯倒在地了。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里，随着商人洛帕兴的斧声，不只是一片樱桃树纷纷倒落，而是俄国的封建贵族世家的衰败和走向崩溃。这里，在外国移民督促下短工们拉大锯的声音里，也能听出阿根廷两个历史时代交替之际像冬尽春临冰融雪消的坼裂之声。坎塔利西奥触景生情，受不了这种变革的刺激伤心逃走，在路上偏偏又给汽车这现代文明的尖端产物撞伤（一九〇四年，距亨利·福特制造出他的第一部汽车来的一八九三年刚过十年），还要尼古

拉这外国佬收容医治。(尼古拉说：“我们不乐意让个本地人死得像条狗似的。”)这些细节深化了本剧的主题思想,使人悟出当时阿根廷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崛起,是抗拒不了也逃避不了的历史必然。

本剧结尾时,作者让普罗斯佩罗和尼古拉的女儿维多丽娅(意为“胜利”)结合了。剧中人之一称颂这“繁荣”和“胜利”的结合:外国佬的姑娘配本地佬的儿子,未来强有力的种族就将从此诞生。打谷机开动,尼古拉拉开亲吻维多丽娅的普罗斯佩罗说:“好啦,孩子……干活去!……干活去!”作者预示,由古老的本地家族和西欧各国新来的移民汇成的阿根廷民族,将通过劳动变得强大有力,并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江河日下》(1905)是阿根廷土地兼并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悲惨故事。它反映的是一个守旧的宗法式家庭,在资本主义势力从外部挤压和从内部腐蚀下江河日下并终于崩溃的悲剧。

悲剧的主人公,阿根廷草原上的堂索伊洛,是一个勤劳正直、安分守己的老好人,他守着祖传的小牧场靠自己下气力干活儿度日。懂现代技术的新式庄园主路易斯勾结官府夺他的地产,终于使他丢了田地,失了牛羊,头顶上片瓦无存,连个窝儿都没有了。受人尊敬的堂索伊洛·卡尔巴哈尔,变成了谁都瞧不起的索伊洛老头,做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索伊洛经不起这个打击,变得半疯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路易斯和替他为虎作伥的警官古铁雷斯,分别勾引了索伊洛的大女儿普鲁登西娅和妹妹鲁德辛达,“慷慨地”让他一家仍旧住在原来的庄园里,趁他出门就来鬼混。索伊洛钟爱的小女儿罗布斯蒂亚娜把这情况告诉了他。他一怒之下举家迁到了一所破茅屋里。得了痲病的罗布斯蒂亚娜,成

了她姑姑和姐姐的眼中钉，被活活折磨死了。而她们在路易斯丛愿王，在索伊洛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把他扔下，回老屋寻欢作乐去了。索伊洛落得人财两空，清白家风丧尽，连支持着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他的爱女也永远离开了他。他投环自尽了。

索伊洛是他自己既不能理解也不能左右的异己力量的牺牲品。他控诉眼前世道说，要是他自己品行不端，那他罪有应得，可他安分守己，为什么沦落到这般田地。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化，在注重物质享受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封建道德已经不再是衡量是非的准绳了。

桑切斯也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绘了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丑恶的面貌，提出了当时拉普拉塔河区处于发展中的大城市存在的社会问题。

《家庭里》(1905)是桑切斯描写都市生活的代表作。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由于其成员的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而不可挽回地趋于崩溃。作为一家之主的豪尔赫说，他们这样的人“构成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不能超出本阶级的范围”。作者暴露了这个家庭，也就是暴露了内部百孔千疮的资产阶级社会。

豪尔赫原是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个品行端正的模范家长，一心一意想让一家人过得幸福。因为做投机生意蚀了本，倒了霉，就昏头昏脑地堕落下去。他为了要给他那看上去还很体面的家撑门面，为了要弄到钱下赌场，到处骗钱，名誉扫地。家里的其他人也都变了。二儿子爱德华多是活得发腻了的懒虫，“从这床上爬起来倒到那床上就躺下了。”两个女儿埃米利娅和劳拉，爱虚荣，好面子，家里没吃的还在梳妆打扮上花大钱，整天想的是

嫁个阔佬，甚至还想着干更坏的事。小儿子托马斯经豪尔赫培养成为跟他一样的货色，没钱下赌场就回家偷东西。只有在外地工作的大儿子达米安，才是这个家庭里唯一健全的一员。他回家本想整顿好家庭，但是，他不但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被家庭的发霉生活和社会的陈腐习惯所淹没。最后，他父亲赌输掉他委托父亲代为领取的一大笔钱财，他只好叫自己的父亲自首，他本人也终归成了“可怜的吉河德”。

这个家庭原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个幸福家庭，是倒了霉以后敌不住社会恶习的引诱，才一直走下坡路的。崩溃前夕的险象萌发环生于家庭之内，但这些现象的根源，却要在家庭之外的社会上去寻找。作者让这么一帮寄生虫组成家庭，相互嫌弃埋怨，彼此互揭疮疤，既把他们写成为“一把剪子裁出来的料”，又一一赋予他们不同的性格。蓬勃向上的达米安，同他们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破落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出现个别这样的人物不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终归无力使这样的家庭免于沉沦。作者把这个行将覆灭的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写得既可怕可悲又合情合理，对家庭各个成员的性格也作了细致的刻划，表现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

《穷人》(1904)一剧反映了资本主义都市中穷苦人家的悲惨命运。全剧的冲突，围绕着纷至沓来的灾难迫使女主人公苏尔玛以失身来拯救家庭而展开。这个贫家的父亲费利佩酗酒，游手好闲，下流无耻。母亲莫尼卡每天为填饱儿女的肚子发愁，性格暴躁。大女儿苏尔玛从缝纫工厂领活回家来做，工厂的经理要打她的主意被她多次拒绝，终于连活计也不给她做了。

作者采用层层递进的手法，把笼罩着这个家庭的贫穷苦难的网一步步收紧。苏尔玛没活干，莫尼卡要为人家白干活儿来

抵债，收房租的逼上门，偏偏做童工的小劳尔又被开除了。在这山穷水尽之际，苏尔玛的未婚夫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这家人：他找到了固定工作，就可以同苏尔玛结婚，这家人得救了。在欢乐当中，大家发现苏尔玛“走丢了”。是的，她“走丢了”，可是领回来了一大堆缝纫活，痛哭着说：“你们的活路来了！”作者用几次痛苦与欢欣倏忽交替的情节烘托气氛，用有着语义双关的对话结束了全剧。

工厂的经理，就像《日出》中的金八一样，始终没有出场，但观众又感到他无处不在，苏尔玛怎么也逃不出他的魔掌。这种以虚见实的情节，也是作者的一种巧妙安排。

柔切斯的短剧，大都用来描写城市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这些短剧写得非常紧凑，在短短的篇幅里蕴含着深厚的生活内容，集中地表现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心身摧残，歌颂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的高尚品质。

《撵房客》(1906)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民窟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桩悲惨故事。女主人公茵达莱西娅因为丈夫在劳动中负伤住院，拖着大帮儿女没吃没喝，眼看就要从贫民窟里被撵上街头。两个意大利移民中，一个收房租的老太狠狠催逼她交房租，一个工人则拿出食物分给她嗷嗷待哺的儿女。两个邻居大嫂，一个百般巴结收房租的，一个一心向着茵达莱西娅。作者通过这两对人物的强烈对比表现了自己的爱憎，勾勒出了在这种情况下的冷暖人情和炎凉世态。

作者让茵达莱西娅多年没联系的老父出现，用讽刺的笔法进一步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合理。这个为国家立过战功的老兵，得到的只是短了条胳膊和腿上挂了花，可依然口口声声要“为祖国服务”。他从报上看到要为他女儿募捐的消息赶来了，

为的是穷得没酒喝没饭吃想来分几个钱。在摄影记者给哭着的女主人公照相时，他要挤进去照张好相片露露脸。警官通知女主人公要把她的儿女送进孤儿院而她不愿与他们分离，他却说这是祖国头一次照顾他而要她道谢。作者寓庄于谐，把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慈善事业、新闻事业嘲讽得淋漓尽致。老伤兵等剧中人物的表演所引起的一阵阵笑声过后，观众更能深切体会出现实生活中的苦涩。

《母老虎》(1907)剧情的主线是简单的。女招待“母老虎”人到中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级酒店沦落到贫民区的一个小酒馆里。青年泥水匠路易斯倾慕她，每晚来给她捧场，并因此而同一帮闹事的年青哥儿们干架。到街头上，一个流氓头想要伤害路易斯，“母老虎”挺身而出保护了他，并带他回家，向他娓娓倾诉她把女儿寄养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家培养她成长的经历。最后，她把恳求留下过夜的路易斯送走了。作者所精心塑造的“母老虎”，是一个虽然多年沦落风尘却依然心地善良的不幸的女性的典型。

为烘托故事主线而安排的小酒馆和街头的真实生活场景，是这个戏最精彩的段落。寻衅生事的本地青年，闹腾的英国水手，相互嫉妒的女招待，歌手、醉汉、流氓、掌柜，二十来个人物出现在一个小酒馆里。作者抒写自如，让他们演出一场场辛酸悲苦、喧闹紧张的人生活剧。街头一幕里，作者让一群群习见的夜行人走过，还安排了流浪儿困扰女招待、骗子行骗得手、流氓头立意行凶未能得逞等情节。可以看出，不对城市下层社会有真切的了解，不具有高超的艺术处理功力，是无从表现出这样生动的场面的。

在《玛尔塔·格鲁尼》(1908)里，女主人公玛尔塔是一个富